

## 嵌圖本水滸傳四種簡介

馬幼垣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語文系

民初水滸研究甫成專學，論者即留意到數目繁雜的水滸版本有簡繁之別，並同意簡本繁本關係的探討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水滸的成長。其後數十年間，簡刪自繁，或繁增自簡的討論遂成爲研究水滸演易過程的重心。時至今日，這種討論基本上仍是各持所說，無法突破。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爲研究方法之誤陋和研究資料之貧乏。

爭辯簡本繁本之孰先孰後，等於說，若按文字之異同，水滸版本只有兩類，也等於說，水滸的演變僅經過一次單方向的改易（不管是增還是刪），實在過度把問題簡化了。繁本之間，分別不大，可勉強視爲一單位。簡本之間却不同，僅就文字之別便至少可分爲四種，其間文字簡繁差異極大（換言之，有簡本的繁本，有簡本的簡本）。簡本之間既然文字如此分歧，各本的個別來歷和相互關係這種基本問題却幾乎不曾有人問津，把研究焦點集中在簡增自繁或繁刪自簡，根本就發錯問題。這種方法上的錯誤使研究者忽略了簡繁諸本之間的關係可以是多元性的，循環交替的<sup>1</sup>。

研究方法上出這種毛病，部分是因爲簡本太罕見。繁本之間既然分別有限，只要不是用太差勁的坊本，影響不大。簡本種類多，却存量少，有的更只有孤本，找來自是不易。因此以前討論簡本者，多數不過根據漢宋奇書之類的後期版本（這種本子現在也鳳毛麟角了），以爲簡本就是如此，其以偏概全，自是難免。

---

1 此段所說各事，參見馬幼垣「呼籲研究簡本水滸意見書」，水滸爭鳴，3期（1984年1月），頁183—204。

近年影印古籍之業昌盛，容與堂百回繁本就曾用不同形式複印過好幾次（還有普及性的排印本）。簡本文辭絀陋，不是一般讀者所看的書，也就沒有這樣幸運。民初以來，曾經以通行本形式刊行過的簡本只有那本僅算是半本書的征四寇<sup>2</sup>。用影印方式複製發行的簡本，除了評林本<sup>3</sup>和二刻英雄譜<sup>4</sup>外，就僅得插增甲本若干殘存部分<sup>5</sup>，若不是印數少，便是定價昂，專家的需求尚未能滿足，現在才加入研究行列的更不易有接觸的機會。至於其他種類繁多的簡本，用者必需躬親逐款尋訪影副，捨此別無他途。種種複雜的原因使一般研究者很難有機會引用多過兩三種簡本，資料貧乏，理解自然欠周。因此，參考豐備，態度客觀的簡本研究，並不能說已經開始。

簡本研究既得從頭做起（繁本研究紮實程度也有限），個別版本的考察該是最基本的工作。本文介紹一組相當特別，較其他簡本尤為罕見的簡本，算是這種基本工作的一部分。

- 
- 2 征四寇截取百十五回簡本排座次以後章回，充作獨立書籍刊行。此書之現代刊本以一九二四年亞東圖書館（上海）所刊內含陳忱水滸後傳之水滸續集為最著。上海各地亦間有各種坊間排印本，但五十年代以來曾經刊印過此書的恐怕僅得臺中瑞成書局一家，而民初所印的至今已紙質變脆，不易傳閱。
  - 3 齊全的評林本存世僅一部，藏日本日光輪王寺。四十年代初王古魯（本名王鍾麟，1901—1958）曾影攝全書，後以捐公，且於一九五六年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北京）複製流通。惟因限印一千套，又不外銷，海外收藏者恐僅有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兩地的中文系圖書館各一套罷了。這套影本，因王古魯遺失照片一張，而缺了兩個半葉，剛巧在一十分重要之處，竟產生了幾個嚴重的版本和內容問題；參見馬幼垣「影印評林本缺葉補遺」，水滸爭鳴，5期（1987年8月），頁101—108。最近，天一出版社（臺北）影印評林本（收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墨色較淡，版面縮小，頗有失真之感，而缺葉與北京本同，其來源也就不必解釋。
  - 4 一九八〇年同朋舍（京都）影印之二刻英雄譜為該書局所刊行之京都大學漢籍善本叢書的一部分。
  - 5 魏漢茂（Hartmut Walravens）在西德斯圖加特市（Stuttgart）邦立瓦敦堡圖書館（Württembergische Landesbibliothek）發現插增甲本和余象斗所刊三國志傳的零冊，用*Two Recently Discovered Fragments of the Chinese Novels San-kuo chih yen-i and Shui-hu chuan*（Hamburg, 1982）書名影印合刊。初版限印五十冊。此本的出版經過及其一般情形，見馬幼垣「影印兩種明代小說珍本序」，水滸爭鳴，2期（1983年8月），頁132—138；馬幼垣「現存最早的簡本水滸傳：插增本的發現及其概況」，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3期（1985年9月），頁73—122；Hartmut Walravens, “Zwei frühe Beispiele volkstümlicher chinesischer Prosa in der Württembergischen Landesbibliothek,” *Philobiblon* (Stuttgart), 27:1 (Feb., 1983), 58-70.

簡本可以用不同的尺度加以分類，版式是可用的尺度之一。明刻簡本水滸不單幾盡爲閩刻，且多出自建陽一地。明代閩刻小說用上圖下文的形式十分普遍。這種版式的主要特徵爲：半葉一圖，圖佔版面上層約四分之一，圖左右兩旁有標題（一句分兩邊排），設計上仍是圖的一部分，整個組合佔滿版框上層的位置，圖下爲文字，約佔版面四分之三。這種版式很常見，例子不難找，以簡本水滸而言，評林本和插增甲本均屬此類。

上圖下文的變式不止一種。插增乙本雖然有圖的半葉和普通的上圖下文一樣，但隔半葉始有一圖，相當不尋常<sup>6</sup>，便是上圖下文變式的一例。

本文介紹的一組本子代表上圖下文的另一種變式。這些本子雖然仍是半葉一圖，但圖並不佔盡上層橫面的全部位置，因圖的兩旁各有兩三行和版框高度一樣的文字，圖下當然全是文字，而標題排在圖的上面（版框之外）。這樣一來，圖的四週全是文字，如嵌其中，因此杜撰「嵌圖本」這名詞來形容這些本子。

嵌圖本版式特別，然非水滸所專有，其他小說（如三國演義<sup>7</sup>）以及非小說的通俗讀物<sup>8</sup>也有。就水滸而言，所見嵌圖本有四種（不計複印本），有全本，有殘本，分藏日本和德國。雖然多數有零星而爲人忽略的紀錄，但離書誌學上的基本要求頗遠。本文的目標就是在彌補這個空隙。

我們不妨從這些書籍如何登上紀錄說起。

一九三〇年三月，神山閩次在斯文雜誌刊文記述知見水滸諸本<sup>9</sup>，主要根據他剛購入之袁無涯本內所附一張題名爲「水滸刊本品類隨見抄之」的說明。這張說明不知爲何人所作，但這是水滸版本第一次有系統的紀錄，當無

6 見上注所引拙文「現存最早簡本水滸傳」。

7 如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有關部門前爲大英博物館東方圖書部）所藏之黎光堂刊新刻按鑑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見劉修業《古典小說戲曲叢考》（北京，1958年），頁70，及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香港，1967年），頁248。又如東德魏瑪市（Weimar）邦立吐靈森圖書館（Thüringische Landesbibliothek）所藏之二刻按鑑演義全像三國英雄志傳殘本，行款與前書不同，見 Walter Fuchs 福華德（1902-1979），*Chinesische und mand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Nebst einer Standortliste der sonstigen Mandjurica*（Wiesbaden, 1966），Nr. 95, pp. 52-53.

8 如通俗類書天梯日記故事，見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合肥，1983年），頁54，圖版頁3。

9 神山閩次「水滸傳諸本」，斯文，12卷3期（1930年3月），頁46-50。此文出版後，旋即有漢譯，張梓生譯文見小說月報，21卷5期（1930年5月），頁848-850，

問題<sup>10</sup>，而神山一文也因而成爲近世學者研究水滸版本的基礎。不久，孫楷第（1898～1986）刊行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平，1933年），這本小說研究者必備的參考書講孫氏未見水滸諸本，度藏歐洲者外，多自此出。

其中孫楷第通過神山文錄自「隨見抄之」者，有黎光堂本一種，正是本文要講的四種嵌圖本之一。「隨見抄之」對此本的介紹爲：

「黎光堂本：百十五回。溫大郁序，首有「梁山轅門圖」。每頁本文中嵌出像，卷端云清源姚宗鎮國藩父編。刻與前（指評林本）皆不下明萬曆，餘大約同京本（指評林本）。」<sup>11</sup>

孫氏書目初版（頁 265）著錄其爲「溫陵鄭大郁本水滸傳」，並沿神山之說謂此書已佚，又誤記書肆爲黎光堂。其後孫書在五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曾修訂過兩次，此條却一字不易。

這證明孫楷第始終不知道神山文發表後不久，石崎又造（1904～？）復有長文講水滸版本，比神山文精詳多矣<sup>12</sup>。孫書初版時當然未及徵引石崎，以後兩次修改，事隔數十年，便不能這樣說了。

石崎又造指出黎光堂本不僅尚存，還是公藏之物，就在東京大學（當時稱爲東京帝國大學）的總圖書館內。這本舊爲明治文豪森鷗外（1862～1922）所藏之書，現仍在該圖書館內<sup>13</sup>。石崎所記諸本當中，黎光堂本講得最詳細，還開列部分回目，與百廿回本者併排<sup>14</sup>。

石崎文發表逾半世紀，孫楷第從未參考過，最近編水滸書錄的馬蹄疾（

10 此書現藏東京大學總圖書館（1935年2月神山閔次所捐贈，此事承埼玉大學教授大塚秀高代爲查明），白木直也曾據以考論，撰爲江戶期佚名氏水滸刊本品類隨見抄之の研究（廣島，1972年）一書。江戶時期相當於我國明末至清末，在這漫長的時間內，白木以爲「隨見抄之」的作者是享保十三年（1728，雍正6年）以前之人，爲時相當早。

11 據注10所引白木直也書所附「隨見抄之」書影。

12 石崎又造「水滸傳の異本と其の國譯本」，圖書館雜誌，27卷1期（1933年1月），頁7—12；27卷2期（1933年2月），頁34—38；27卷3期（1933年3月），頁61—64。

13 森鷗外藏書於一九二六年一月由其後人贈送給東京大學，見柳生四郎「鷗外文庫と武鑑」，日本古書通信，31卷1期（1966年1月），頁1。這就是說，黎光堂本之歸東京大學所有爲孫楷第東瀛訪書前差不多五年半之事。

14 研究伊始之際，任何角度的版本比較都有建設性。以我們今日已有的認識來說，則不必再作這類目標不明確的比較。百廿回本爲簡繁合併本，黎光堂本爲簡本，文字上已不相配，況且百廿回本的田虎、王慶故事，情節因改寫而大異於簡本的這兩部分，僅比較回目，徒增誤解的可能。

陳宗棠)亦未用過，結果講藜光堂本，仍用孫楷第的陳年消息<sup>15</sup>。治中國小說（戲曲亦如此），地域及政治帶來的局限性實在大，以致常見這種白走冤枉路之事。

除藜光堂本外，東京大學另有劉興我本，也是嵌圖本，亦同樣為存世孤本<sup>16</sup>。此書孫楷第書目各版均未收。書為長澤規矩也舊物（前曾為千葉文庫藏品），早在三十年代已上紀錄，當時長澤定其為崇禎間藜光堂本之翻刻<sup>17</sup>。長澤藏書生前已多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並由其親自編目，此書即包括在內<sup>18</sup>，今仍藏館中<sup>19</sup>。

以長澤規矩也研究版本的豐富經驗，他判斷劉興我本刊於崇禎自然不乏信者。他還說劉興我本為藜光堂本的翻刻，均有待解釋。兩本固然近似（四種嵌圖本都近似），但行款有異，文字亦不儘同。如果相信兩本確有直接關係的話，一本據另一本重刻（不是原版重印）的可能性相當高<sup>20</sup>。

至於薄井恭一（1917～）所說劉興我本的產地富沙在廣東，則是揣度之

15 馬蹄疾水滸書錄（上海，1986年），頁19。在此以前沿用孫說者尚有嚴敦易（1905—1962）水滸傳的演變（北京，1957年），頁194。即使有人辯說，石崎文刊於非漢學界熟悉的期刊，故孫楷第、馬蹄疾等失落了幾十年，恐怕仍未能盡屏囿於見聞之譏。石崎文刊登後一年半，在中國亦享盛譽的長澤規矩也（1902—1980）即在其「現存明代小說書刊行者表初稿（上）」，書誌學，3卷3期（1934年9月），頁48，著錄藜光堂本。書誌學為研究中國版本學者所不能不逐期檢閱的重要期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長澤規矩也的主要論文即多發表在此，以研究古典小說者和版本學者對長澤之推崇，而孫楷第和長澤又私交甚篤，長澤早期講小說諸文，孫氏皆絕對有掌握的機會。再者，長澤此文早有署名做欲鈔者之漢譯，見中央軍校圖書月報，18期（1935年3月），頁300—306。孫氏好像全部錯過了這些重重復復的資料，以致五十多年後，書數易其稿，仍說藜光堂本已佚。馬蹄疾等不追查下去，遂弄成現在的紛亂。

16 東京大學這兩個本子均承大塚秀高教授安排影攝，特此致感。

17 見長澤規矩也「現存明代小說書刊行者表初稿（下）」，書誌學，3卷5期（1934年11月），頁4；長澤規矩也「家藏中國小說書目」，書誌學，8卷5期（1937年5月），頁38。

18 長澤規矩也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東京，1961年），頁60，僅以其為藜光堂本的翻刻，而不注明其為崇禎時期的刊物。

19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東京，1981年），下冊，頁868，僅以其為崇禎書刊，而不講其與藜光堂本之關係。

20 研究版本全憑轉手資料，紙上談兵，是很危險的事，官桂銓「水滸傳的藜光堂本與劉興我本及其他」，文獻，11期（1982年3月），頁263—264，又見文學遺產，1984年2期（1984年6月），頁64，便是這樣的例子。他利用劉修業所提供大英圖書館所藏藜光堂本三國志傳的

語<sup>21</sup>。富沙即福建建陽，正是明代後半期大量刊行廉價通俗讀物之地，本文所說的四種嵌圖本，以及它們的重印本，全部刊於建陽<sup>22</sup>。

其他兩種嵌圖本均在德國，東西德各一。東德者在東柏林的德國國家圖書館（*Deutsche Staatsbibliothek*）<sup>23</sup>，當為昔日德國皇家圖書館（*Königlichen Bibliothek*）之舊物<sup>24</sup>。此書的特色是書首有寫刻李漁序一篇，故名之為李漁序本<sup>25</sup>。

以上三者均為全本。另外尚有一種僅得一零冊存於西德慕尼黑（*München*）的邦立巴威略圖書館（*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sup>26</sup>。書前有巴

消息（見注7），並謂孫楷第書目說黎光堂本水滸「其版式行款與劉興我本相同」（真是無中生有，亂人耳目，孫氏那有說過這句話？孫根本以為黎光堂本已佚，亦不知道有劉興我本），因而得到兩結論：（一）黎光堂東主為劉榮吾，也就是劉興我（這可能性是存在的），（二）黎光堂本等於劉興我本，因為一個書商斷不會刻兩套同一本書的版片。事實勝於雄辯，黎光堂和劉興我本版面分別很大，分明是用不同版片印的。

21 說見蔣井恭一明清通俗小說目錄（東京，1947年），圖版32，頁8—9。不論從地名紀錄，還是從明代通俗小說刊行情形，或是從該本的版式去看，劉興我本均絕無可能為明代刊於廣東之書。

22 富沙即建陽，倒是給宮桂銓考對，見注20所引文。

23 此書承西德杜平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教授傅克樂（*Klaus Flessel*）代為訪得，並代向德國國家圖書館進行要求複製事宜，茲特鳴謝。

24 昔日德國皇家圖書館的漢滿等文書籍有兩種目錄，都是十九世紀編刊的。*Julius Klaproth,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hu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Paris, 1822), pp. 150-153, 記錄的四種漢文通俗小說包括水滸在內，但僅介紹水滸這本小說的性質而不講館內藏的究竟是什麼版本。*Wilhelm Schott,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Eine fortsetzung des im Jahre 1822 erschienenen Klaproth'schen verzeichnisses* 御書房滿漢書廣錄 (Berlin, 1840), pp. 88-94 除略提三國志演義外，不收 Klaproth 目已列之小說，同樣無濟於事。雖然這本水滸和正文隨後提及的親賢堂翻黎光堂本之入藏德國皇家圖書館大概不會晚過十九世紀中葉，目前還是不能確定。

25 按一般情形，在通俗讀物內出現這類名人序跋，除非來歷明確，難免教人懷疑其真偽。但這篇序文既是寫刻，意圖使讀者相信為李漁手筆，指斥其為贗品之前，應比對一下李漁的真蹟。這點我還未做到，自然不能下結論。不論如何，序文既在，用之識別版本，諒無不可。

26 此本承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及慕尼黑大學（*Universität München*）教授鮑吾剛（*Wolfgang Bauer*）代取得顯微膠卷，書此致感。

勒天拿圖書館（Bibliotheca Palatina）字樣，當舊為該意大利圖書館所藏。此零冊已為福華德所著錄<sup>27</sup>，近陳兆南及我亦曾講及<sup>28</sup>。

如此說來，這些本子都不應該晚至今日仍未被列入水滸研究範圍之內，特別是東京大學的兩本，既為名學府公藏之物，不僅逃過專程去訪書的孫楷第、王古魯之耳目，還讓不少研究者相信大半世紀前孫氏所做的初步紀錄為值得一再徵引的資料。正因這些本子為給人忽略了簡本系統中被遺忘的一部分，在這裏補充一份較完整的書誌學紀錄該不是浪費之舉。

按每種的行款和版式試歸納如下：

#### 慕光堂本：

八冊，廿五卷，百十四回（後詳）。半葉十五行，圖兩旁各三行，行卅四字，圖下九行，行廿七字。四週單邊，白口，單魚尾。圖上（框外）八字標題（標題外有界）。扉頁題「全像忠義水滸傳，慕光堂藏板」，後卷一葉三、四、五、六，及卷二十葉十七，版心下端作慕光閣。書首有溫陵鄭大郁雲明「水滸忠義傳敘」，無日期<sup>29</sup>。目錄首葉書名作鼎鐫全像水滸忠義志傳。首卷題署新刻全像忠義水滸誌傳卷之一，清源姚宗鎮國藩父編，武榮鄭國揚文甫父全校，書林劉欽恩榮吾父梓行。以下各卷之首，書名作新刻全像水滸傳十九次，新刻全像水滸忠義傳三次，新刻全像水滸志傳兩次。全書版心上端書忠義水滸簡名。目錄與首卷之間有「忠義堂轅門圖」<sup>30</sup>，刻工為劉俊明。另卷十八葉十、十一，卷十九葉九、十，版心下端有「森」字，諒為刻工簡署。

#### 劉興我本：

八冊，廿五卷，百十四回。半葉十五行，圖兩旁各二行，行卅五字，圖下十一行，行廿七字。四週單邊，白口，單魚尾。圖上（框外）八字標題（

27 見注7所引 Walter Fuch, *Chinesische und mandjurische*, pp.53-54.

28 陳兆南「德國所藏兩本水滸傳殘卷淺探」，木鐸，10期（1984年6月），頁317—328；馬幼垣「現存最早的水滸簡本」，頁118。

29 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揚州，1983年）記鄭大郁著有篆林肆考十五卷，有崇禎五年慕光堂刊本（卷7葉22下），有崇禎十五年劉墜麟刊本（卷6葉34上）。

30 圖無標題，畫的是忠義堂和堂外的轅門。「隨見抄之」所擬的題目「梁山轅門圖」可能使讀者誤以此為全景圖之類的圖畫。

標題外無界)。無扉頁。書首有清源汪子深序文。目錄書名作鼎鑄全像水滸忠義志傳。首卷題署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錢塘施耐庵編輯，富沙劉興我梓行。以下各卷首葉所作書名均與首卷同。全書版心上端書全像水滸傳簡名。

#### 李漁序本：

合訂一冊（原冊數不詳），廿五卷，百十四回。半葉十七行，圖兩旁各三行，行卅七字，圖下十一行，行三十字。四週單邊，白口，單魚尾。圖上（框外）八字標題（標題外有界）。無扉頁。書首有李漁「水滸傳序」<sup>31</sup>。目錄書名作全像水滸傳。首卷題署新刻全像忠義水滸傳一卷，元東原羅貫中編輯，閩書林鄭喬林梓行。以下各卷首葉所書書名，除三卷有小異外，均與首卷同。版心上端所書簡名或為新刻水滸全傳或為新刻水滸傳。版心下端每葉均有「喬」字。

#### 慕尼黑本：

僅存卷四葉八上至卷五葉十四上，共廿一葉半，即自第十七回後半至第二十四回前半。半葉十六行，圖旁各三行，行卅六字，圖下十行，行廿九字。四週單邊，白口，無魚尾。圖上（框外）八字標題（標題外無界）。第五卷首葉題署新刻繪像忠義水滸全傳。版心上端簡名作新刻水滸全傳。

此外，德國國家圖書館另有一套鄭大郁序本，除扉頁的「藜光堂藏板」改為「親賢堂藏板」外，餘無分別，連版心注明藜光閣的幾葉，以及目錄後面的「藜光閣」刻章，均全保留下來。這本親賢堂本只是一部忠實的翻印書而已<sup>32</sup>，故不影響嵌圖本水滸現在所知僅得四種的數字。

從版式、行款，以及字體（見附圖）上的分別去看，這四種嵌圖本自然是用四套不同的版片印出來的。文字上的異同也可以把它們分辨開來。但四者之間關係密切，在水滸的演進過程當中代表同一階段，則是斷言的。

31 這篇李漁序文和藜光堂本、劉興我本的序文均已收入拙文「水滸書首資料六種（外一種）：兼論編輯資料集諸問題」，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3期（印刷中）。

32 這套親賢堂本亦承傅克樂代為取得。此書既用藜光堂本的版片翻印，遇到藜光堂本有殘缺之處（藜光堂本保存得很好，零星殘缺仍難免），可資補訂。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並無親賢堂的紀錄。



研究水滸對我來說是一項以故事演化和版本因承爲重心的長期性工作，而版本之間互相串聯（這種串聯還可以是多向性的），往往產生不先治甲，便不易談乙的困難。按我現在的認識，現存的簡本水滸以插增本（甲乙兩種）爲最早，次爲評林本，再次爲嵌圖本系統各本（評林、嵌圖之間或者還有其他本子；簡本和繁本間的關係又是另外的問題）。研究工作若依此次序進行，各種資料當較易掌握。我目前還未有機會徹底清理插增本和評林本，對於這四種嵌圖本就只有暫止於簡介的層次。

目前我對這四種嵌圖本的觀察可以歸納爲以下幾點。

插增本和評林本有一很大的分別，就是評林本的刊行者余象斗基於宗族觀念把那個平凡得很，份量有限的降將余呈誇大改寫，以致弄到幾乎收不了場<sup>33</sup>。各嵌圖本講余呈盡從評林本這一套（慕尼黑本沒有保存這部分，不算），當爲評林本以後之物，年代不能早過萬曆廿二年（1594）。

齊全的三種嵌圖本號稱爲百十五回本，其實都只有百十四回。各本的目錄均列有第九回「豹子頭刺陸謙富安、林冲投五莊客向火」，但這一回在正文都併入第八回之內。第八回也就不單特長，該回後半的情節更無法在同目中反映出來。第八回後，接着便是第十回。此外，書末各本均有第百十三回「盧俊義大戰昱嶺關、宋公明智取清溪洞」。目錄却無此回，而列正文之第百十四回爲百十三回，第百十五回爲百十四回。三本的密切程度由此可見。

把一百十四回分配在二十五卷裏，怎樣也不可能每卷回數平均。即使如此，若按葉數設法平均分配，每卷的長度還是可以相當整齊的。可是，不論用回數還是用葉數做標準，這些本子都毫無統一性可言。試看黎光堂本，卷回的分配爲：卷一（第一至第五回）、卷二（六至九回）、卷三（十至十四回）、卷四（十五至十九回）、卷五（二十至廿四回）、卷六（廿五至廿九回）、卷七（三十至卅三回）、卷八（卅四至卅七回）、卷九（卅八至四二回）、卷十（四三至四六回）、卷十一（四七至五一回）、卷十二（五二至五五回）、卷十三（五六至六〇回）、卷十四（六一至六六回）、卷十五（六七至七三回）、卷十六（七四至七七回）、卷十七（七八至八〇回）、卷十八（八一至八四回）、卷十九（八五至八八回）、卷二十（八九至九四回）、卷廿一（九五至九九回）、卷廿二（一百至一百零三回）、卷廿三（一

33 見馬幼垣「牛津大學所藏明代簡本水滸殘葉書後」，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4期（1981年11月），頁53—56；白木直也巴黎本水滸全傳の研究（廣島，1965年），頁85—91。

零四至一零七回)、卷廿四(一零八至百十回)、卷廿五(百十一至百十五回)。換言之,回數最少的一卷(卷十七)只有三回,最多的一卷(卷十五)竟達七回。算葉數的話,最短的一卷(卷三)只十二葉半,最長的一卷(卷十七)幾乎倍之而有廿二葉。最荒謬的是,這最長的一卷却同時是回數最少的一卷。

這樣毫無法則地安排出來的卷數和回數,劉興我本和李漁序本竟然一模一樣<sup>34</sup>,完全吻合。慕尼黑本現存的廿一葉半為卷四的最後八葉和卷五開始的十三葉半,其中涉及的卷回分配和上述三本無絲毫之別。因此,我們可以肯定這四個本子關係密切,同屬一系統。

這種密切程度還可以從另一角度去看。各本正文的回目和目錄的回目常在字樣和回數上有別。這些分歧多數並不重要,如正文回目作宋公明,目錄作宋江。各本之間這些分別也不儘同。但這種回目的分歧有時相當荒謬,而竟三本全同,不妨舉一例來說明。第一零二回,正文回目作「燕青潛入越江城、李雄智取白牛鎮」,後句目錄作「李戎智取白牛鎮」。三本完全一樣。這個所謂李雄、李戎,原來就是混江龍李俊!錯得如此整齊,可能的解釋有三種:(一)三本同出一源,(二)兩本分別出自其中一本,(三)三本直線因承。任何一種解釋均足以說明這些本子的關係密切。

既然插圖的形式是這些本子最顯著的共通點,插圖的內容和附帶的標題是值得注意的。插圖的作用當然在配合情節以增加讀者的興趣。但插圖和情節有時並不相符,插圖和所附的標題也有不相稱的。正因如此,本與本之間插圖和標題的異同便可以用來解釋本子之間的關係。

慕尼黑本雖為殘本,四十二張連貫的插圖尚不算少,該够代表性,利用這些插圖和標題去和其他三本比較,查檢的結果具有相當的顯示性(標題下列卷數葉數):

慕 尼 黑 本	李 漁 序 本	劉 興 我 本	黎 光 堂 本
宋江到蓋家報情由 4.8 a	同 左 4.7 b	宋江飛馬報知晁蓋 4.9 b	同 左 4.9 b
宋江復回見何觀察 4.8 b	同 左 4.8 a	宋江領何濤見縣尹 4.10 a	同 左 4.10 a
雷橫朱全分兵殺入 4.9 a	同 左 4.8 b	朱全雷橫圍晁蓋莊 4.10 b	同 左 4.10 b

34 李漁序本正文和目錄有一小異。第十回在正文為第三卷的首回(劉興我本、黎光堂本一樣),目錄卻列此回為第二卷之末回。當然以正文為據。

知府再差何濤捉賊	4.9 b	同	左	4.9 a	朱仝讓路放走晁蓋	4.11 a	同	左	4.11 a
何濤擊漁夫問路境	4.10 a	同	左	4.9 b	何濤解莊客見知府	4.11 b	同	左	4.11 b
何濤令衆捉阮小七	4.10 b	同	左	4.10 a	何濤問漁人賊消息	4.12 a	同	左	4.12 a
何濤奔走小岸被捉	4.11 a				何濤駕艇見阮小五	4.12 b	同	左	4.12 b
晁蓋與吳用相計議	4.11 b	同	左	4.10 b	公孫勝祭風燒官艇	4.13 a	同	左	4.13 a
林冲大鬧梁山泊上	4.12 a	同	左	4.11 a	晁蓋等上山投王倫	4.13 b	同	左	4.13 b
林冲席上怒殺王倫	4.12 b	同	左	4.11 b	王倫置酒請晁蓋等	4.14 a	同	左	4.14 a
衆人扶晁蓋爲寨主	4.13 a	同	左	4.12 a	林冲殺王倫於亭上	4.14 b	同	左	4.14 b
衆將把戰船擺開殺	4.13 b	同	左	4.12 b	林冲殺王倫於亭上 (大誤)	4.15 a	林冲尊晁蓋 爲寨主(主)		4.15 a
黃安與衆軍兵對敵	4.14 a	同	左	4.13 a	三汜水戰殺敗官軍	4.15 b	同	左	4.15 b
太守坐堂知黃安敗	4.14 b	同	左	4.13 b	劉唐活捉黃安過艇	4.16 a	同	左	4.16 a
劉唐拜見押司宋江	4.15 a	同	左	4.14 a	晁蓋令劉唐謝宋江	4.16 b	同	左	4.16 b
(空白)	4.15 b	(空白)		4.14 b	(後缺一葉)	5.1 a	劉唐鄆城縣 見宋江		4.17 a
							(僅正文一 行，無圖)		4.17 b
王婆來宋江家議親	5.1 a	同	左	5.1 a	王婆引閻婆求宋江	5.1 a	同	左	5.1 a
閻婆整酒同宋江飲	5.1 b	同	左	5.1 b	宋江邀文遠訪婆惜	5.1 b	同	左	5.1 b
宋江自睡婆惜冷笑	5.2 a	同	左	5.2 a	閻婆扯婆惜陪宋江	5.2 a	同	左	5.2 a
宋江回樓尋取鑰帶	5.2 b	同	左	5.2 b	閻婆打唐牛兒出門	5.2 b	同	左	5.2 b
宋江取袋怒殺婆惜	5.3 a	同	左	5.3 a	婆惜自睡不顧宋江	5.3 a	同	左	5.3 a
牛兒婆子扭見知縣	5.3 b	同	左	5.3 b	宋江回樓取招文袋	5.3 b	同	左	5.3 b
張三稟拿宋江父親	5.4 a	同	左	5.4 a	牛兒打閻婆救宋江	5.4 a	同	左	5.4 a
朱仝搜莊宋江敘話	5.4 b	影漏兩相對之半 葉，惟此三張插 圖必差一張			閻婆扯牛兒見知縣	5.4 b	同	左	5.4 b
宋江逃難來投柴進	5.5 a				閻婆稟官捉捉宋江	5.5 a	同	左	5.5 a
宋江被武松結扭住	5.5 b				朱仝地窖尋出宋江	5.5 b	同	左	5.5 b
武松到陽谷店吃酒	5.6 a	同	左	5.5 b	宋江宋清投見柴進	5.6 a	同	左	5.6 a
武松崗上打死大蟲	5.6 b	同	左	5.6 a	武松响火怒扭宋江	5.6 b	同	左	5.6 b
武松崗下又遇獵夫	5.7 a	同	左	5.6 b	武松辭別柴進宋江	5.7 a	同	左	5.7 a
知縣賜武松參都頭	5.7 b	同	左	5.7 a	武松入店痛飲美酒	5.7 b	同	左	5.7 b
武松縣前偶遇兄長	5.8 a	同	左	5.7 b	景陽岡武松打大蟲	5.8 a	同	左	5.8 a
武松同兄見嫂敘話	5.8 b	同	左	5.8 a	武松下崗遇着獵戶	5.8 b	同	左	5.8 b
婦人簾下迎接武松	5.9 a	同	左	5.8 b	知縣參武松爲都頭	5.9 a	同	左	5.9 a
嫂子調戲武松怒罵	5.9 b	同	左	5.9 a	武松途遇親兄武大	5.9 b	同	左	5.9 b
婦人失竿打西門慶	5.10 a	同	左	5.9 b	武大引武松見妻子	5.10 a	同	左	5.10 a
西門慶送銀賄王婆	5.10 b	同	左	5.10 a	武大設酒款待武大 (誤)	5.10 b	武大設酒 款待武松		5.10 b
王婆引西慶見潘氏	5.11 a	王婆引西門 見潘氏		5.10 b	金蓮飲酒調戲武松	5.11 a	同	左	5.11 a

西門慶席上戲潘氏	5.11 b	同	左	5.11 a	知縣差武松往東京	5.11 b	同	左	5.11 b
西門慶與潘氏通姦	5.12 a	同	左	5.11 b	武松辭別哥嫂往京	5.12 a	同	左	5.12 a
鄆哥入王婆店尋慶	5.12 b	同	左	5.12 a	西門慶送銀賄王婆	5.12 b	同	左	5.12 b
武大氣昏叫妻嚇付	5.13 a	同	左	5.12 b	王婆賺金蓮做衣服	5.13 a	同	左	5.13 a
潘氏用砒霜毒死夫	5.13 b				王婆西門慶會潘氏	5.13 b	同	左	5.13 b
西門慶賄何九殮屍	5.14 a	同	左	5.13 a	西門慶與潘氏雲雨	5.14 a	同	左	5.14 a

\* 因選材決定於份量最少的慕尼黑本，四本在表中的排次僅求比較上的方便，非謂它們的先後次序果如此。

這些標題的異同指出這四個本子可分為兩組，兩組的插圖截然不同。劉興我本和藜光堂本因每半葉字數差不多（劉興我本半葉全滿為三六七字，藜光堂本三四五字），故二者各圖連在何葉出現也相同。圖中所畫的亦差不多一樣（間有小別）。兩本的近似，這是很好的說明。因為劉興我本那兩條錯誤的標題，藜光堂本沒有錯，其中一條（林冲尊晁蓋為寨主）還有明顯挖改之迹（另外一條亦屬可疑），我懷疑劉興我本早過藜光堂本（正和長澤規矩也的意見相反，如此長澤說劉興我本為崇禎時物也值得再考慮。）

慕尼黑本和李漁序本的情形更明確。慕尼黑本每半葉的字數比李漁序本少多了（三九八字對四四一字），因此前者每卷葉數較多，插圖也較多。兩本共有的插圖，也和劉興我本、藜光堂本的情形一樣，相當接近而間有小異。

這就是說，四個本子的兩組插圖，組內的兩本互較起來均近似而能保持各自的統一性。慕尼黑本比李漁序本多出的幾張插圖，作風和該本的其他插圖並無兩樣。李漁序本因葉數減少而刪去幾張插圖，和藜光堂本因增加葉數而添上幾張插圖，雖然爭辯起來，可能性應是相等的，我還是主張前者，因為這些刊行者都有慳篇幅，省氣力的傾向，增加插圖是相當費勁而無實際收益之事。況且，說李漁序本晚過（甚至直接源出）藜光堂本，比反過來講，容易解釋一點。

綜合來說，我目前的看法是這四本後於評林本的簡本，自成系列，分為兩組，劉興我本或早過藜光堂本，而慕尼黑本在李漁序本之前的可能還要高些，兩組之間的前後則不易下斷語。這些只是初步意見，待有機會整理完增本和評林本，再回頭去詳細比勘這四種嵌圖本的文字，結論很可能有不少分別。







水滸中心義傳卷之五

第二十四回



宋江

皮囊打背兒  
宋江迎世將  
流落東山東  
瑞雲飛繞城  
魏天鏡古異  
天鏡後法前  
曾受九入玄  
扶危濟困恩  
綉苑影搖雲  
上應玉府天

宋江送錢  
四海英雄  
金堂上應  
此鄉生隆  
東進令天  
仁義盡行  
江湖結義  
他年自到  
替天行道

却說宋江所得替後有人叫回讓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不孝子  
前來宋江問有其話說曰這不孝子是東京人太王閻公有个女兒年方十八因家  
技親不遇流落在此昨日你的老公死了關婆無錢使用掣押司作成施一具棺材宋江  
便取銀十兩與關婆謝家買棺材與葬了來謝宋江見他這間沒有別人對王

宋江

婆曰宋押司怎沒有娘子王婆曰他是縣裡破押司只是各處開張日得押司救濟

原是我將女兒來與他做親王婆次日來對宋江說了這事宋江初時不允王婆

必宋江只得依允就在縣前討所棧房安頓開張借房子住下半月之間開張打份



宋江

宋江是個好漢女色無惡不中娶借一日宋江與張文遠來問

張文遠家吃酒文遠小陪宋江生得俊俏風流娶借官全酒色短技一見

張文遠心中便喜等宋江是身理上就把官全大喇張文遠那說詞記在

心下一日張文遠知宋江不在假意來尋宋江察借酒全茶言來請去

成了私通娶借有被張文遠無半點情願宋江宋江因此半日

下日去去地張文遠和張文遠去明宋江聞知尋思曰不與我父母

配物事幸他若無心念我我不上他門便了自此有半月不去關婆

次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二日關婆走到縣前來叫押司多日使人

相請便是小賤人有甚高揚了押司看老身薄而今腰要押司走一遭宋江曰今日

歡無事張文遠却來關婆把宋江衣袖扯住哀告曰是誰挑挑押司我娘兒都拜拜

及去走一遭宋江只得來到押司衙門